

五種遺規

士

893
12



門仁
號 893
卷 12



從政遺規卷之四

桂林後學陳宏謀編輯

湯子遺書

先生名焄，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正。

宏謀按先生德器深厚學術純正自監司解官從學十年被徵乃出撫吳二年百廢具興頑懦廉立幾於風移俗易矣今數十年之久士民謫思常如一日非至誠相感其可強而制乎茲採遺書中可以風於有位者錄為一帙恨不及見先生而讀其書如見先生朝夕展誦冀以少祛固陋云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欲驅浮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為農今之為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

從政遺規

卷四 遺書

明遠堂



不見其樂。只見其苦。如商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困無以爲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退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安於農而樂爲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間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與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富者能貧者能。不忌富。止許藉庇于富。不可肆惡于富。則風俗自厚。何愁貧富相耀也。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

間法情理二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憂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早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先生欲發倉儲秋糧以貸。俟來年麥收。仍以兩季麥糧撥發。督鎮不可。先生口事變倉卒。非可拘以常數。以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督撫以爲然。各營辦。皆歡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公。真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倣而行之者。卽善類也。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

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昂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之官。未有以金帛為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年少登科。切弗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人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

由科第者。固當可以勉矣。

問為政。當以順民情為第一義也。有順不得的所在。即如我在贛州作道時。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偽檄。到撫軍轅門。撫軍傳余甚急。食頃三至。余詣撫軍。所以此賊村余。余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梟示。以絕賊人覬覦。撫軍猶

豫欲監候。上聞。余請益力。因令押送。而曹百姓震恐。遮道而請曰。殺之則賊眾大至。百萬生靈不保矣。余曉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即賊眾果至。我自方畧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賊亦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曰。汝賊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宄生心。保無意外之變乎。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理耳。

此由小民所見不遠。故順不得。更有許多偏心私心。亦是順不得的。故明理最要。以上語錄。

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為也。事多掣肘也。牧仲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必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敬禮之。

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與宋牧仲書。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為首務。所為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苦可以避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叅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邱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脩不求聞於世。余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為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脩光陰荏苒惟有

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還朝以此為使歸之獻。則所以報國者深矣。牧仲司權之官先生不勸其獻羨餘而勸其獻人才何相

期之遠耶况他官耶。同上。

睢州書有柳稍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年來疏濬得宜。宜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四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稍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兗河上舊稍。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習為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日技稍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稍與他項錢糧不同。

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膏脂何忍聽為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土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即或培固堤堰為預防之計而舊數依然新陳較勝丸土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銜結不遑踴躍上納更自敏速與馮郡判書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再謗之術常疎萬口歡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鏃異日當國家大任不始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色者非我輩藥石也答李襄水書

賢者出處關係世家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

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員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同上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

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觀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頽廢耳。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亦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嚮風。威嚴宜弛。與王抑仲書。

吳下盜風日熾。由於地方官慮處分嚴切。遇有被盜。便與失主為仇。逼令隱匿不報。其盜情重大。勢不可掩者。逼令改強為竊。甚至昧却良心。輒拏家屬婦女審詢。坐以是姦非盜。敲榜並行。

以故失主畏其苦累。不得不隱忍緘默。即申報矣。奉文勒緝。往來解比。差役盤費。悉出失主。盜之所餘。不盡不止。其意總要失主有不敢不諱之勢。而後官長得安然。遂其諱盜之心。既助盜以虐民。實驅民而為盜。是官長實盜魁也。如此作官。惟知有自己功名。不知有良民身家性命。不但上負朝廷。抑且絕滅天理。每日坐堂開衙。乘輿張蓋。何面目與斯民相對乎。此數語喚醒俗吏多矣。○禁諱盜告諭。

蘇松兩府。士民紛紛具呈。妄稱本院德政。請立碑建書院。作生祠。本院不勝駭異。蘇松賦重役繁。民生困苦。上下掣肘。諸事維艱。本院夙夜拮据捫心。自揣有過無功。况現任輒自立碑。律有明禁。至於建書院造生祠。尤為末俗諂諛之習。吳門生祠如林。

豈必盡有功德。甚至過者指斥其姓名。歷數其劣狀。未嘗以其有生祠而稱羨之也。若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三公。忠直廉惠。史冊載之。兒童知之。今曾無半間之享。可見生祠不足為貴重。至于書院。原先儒講學明道之所。人因避生祠之名。概稱講院。尤屬無謂。此皆好事無耻之徒。借以媚官長。詐鄉愚。漁利行私。今欲加於本院。是以本院為好諛喜佞之愚人。何待本院之薄也。禁立祠告諭。

本都院撫吳二載。一飲一食。何莫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錢穀簿書執掌。晝夜拮据。未嘗暇逸。心雖無窮。力實有限。今蒙聖恩優擢。爾百姓念本都院愛民有心。忘本都院救民無術。罷市挽留數日。聚集院署。哀號之聲。至不忍聞。本都院與爾百姓

一體相關。豈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爾等士廢讀書。農廢耒耜。商廢貿易。本都院為之寢食不安。本都院於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頗真。入朝之後。或

至尊顧問。或因事敷陳。當盡力鑿鑿言之。况聖主眷念財賦重地。必簡公忠清惠才德兼全之大臣。十倍於本都院者。來撫茲土。爾百姓何用多慮。本都院平日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具在。朔望率爾百姓叩拜。龍亭講解鄉約。亦欲使爾百姓知君臣大義。

朝廷恩德。自今以後。願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忠信勤儉。公平謙讓。事要忍耐。勿得妄興詞訟。心要慈和。勿得輕起鬪爭。勿賭博。勿淫佚。勿聽邪誕師巫之說。勿興淫祠。早完國課。共

享天和。此本都院惓惓望於爾百姓者。本都院身在京華。此心當往來此地。本都院見爾百姓如此情狀。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盡。又不忍遽愬然而去。但

君命不敢留。惟爾士歸書舍。農歸田疇。商歸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無復紛紛擾亂可也。臨行曉諭士民

魏環溪寒松堂集

先生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刑部尚書。諡敏果。

宏謀按先生所著庸言。有關於立身行己者。已採入訓

俗遺規。茲復於全集中。節錄數條。為士大夫居官之鑒。

先生學問。以不欺為本。故胸次光明。議論恍爽。足以破

流俗之惑。而振萎靡之氣。誠居官者之至言哉。

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物。勿之有

勿不之勿
疑又字誤

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勿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為所欲為。視官途為壘斷。以人命為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子孫。始欲微倖微功。懣悔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蓋官者勢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于吏治也。功多則減。過多則否。其于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于立身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係。可冒昧恣睢。而不知簡點乎。功過格序

天下之事。有真事。須天下之人。有真心。無真心。而做真事。必不得之數也。前讀先生迂濶一說。盡乎天下之人矣。而總歸于大法小廉之一語。又讀先生妄談五款。盡乎天下之事矣。而總歸

於治人治法之兩端。今日正坐此弊耳。因循者曰。力不能也。貪
 昧者曰。時若此也。豈無賢豪。亦曰。擊吾肘矣。行不得也。大事不
 敢任。小事不屑為。尚安得復有真心做真事者哉。亦竊自愧。欲
 死矣。欲以信朋友者。信君父。而先不自信。求所以居仁由義。不
 愧不怍。如先生首篇教我者。蓋戛戛難之。所謂真人面前。不說
 假話也。若止循分盡職。豈今日之所急哉。答高念東書。
 書生即不能為朝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而愛人才惜
 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勢分利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
 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天下事哉。答徐子新書。
 謬謂居家居鄉。當以君父之心為心。入則稱說古昔嘉言懿行。
 令家人環而聽之。堂上老親亦少開顏色。出則從州大夫講說。

鄉約明

朝廷之教化。啟邊塞之愚蒙。提出良心。風俗少變。玩此一語。可

差可為先生道者。特有此耳。答汪荅文書。

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自是好念頭。僕謂以禍福勸。不
 若以名節勸之。之為切。方今吏治多雜。何不集古儒吏廉吏才
 吏勞吏四種。為一刻。使作吏者之知所自擇。以求進于古人之

一班耶。寄畢亮四書。

功令森嚴。身名為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自愛
 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實嘉賴之。與秦尾仙學士書。
 執事廉介自持。肝腸如雪。嘗言生平所見居官之家。祖父喪心

取錢欲為子孫百世之計。而子孫蕩費。只如糞土。不旋踵而大禍隨之。此執事自愛愛人之格言。當書紳以志不忘。若一切是非毀譽。悉歸於天與命。而平心處之。又何慮哉。答音撫劉勉之。

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為學問。妄謂即事即理。並言語亦可省却。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尚不乏人。而仕宦中。必為立定脚跟。不為一切奪去者。乃可謂真人品。乃可談真學問矣。僕亦常與互相砥礪。有存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已自修。與人為善。八箇字耳。答郝雪海。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誨屬吏如師之教弟。閱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君命可以不辱矣。答劉輯五書。

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誼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歟。有一於此。足以致

災。祈數說。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繩牀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

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敘間潤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瑟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三二。明此方能濟事。不僮厚道而已。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予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桃僵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明公

以冰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為民耳。以為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辨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

觀過斯知仁矣。人無終身不去官之理。只要論為何事去官。或公或私。不可不辨。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朴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為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捐性命。不足以償矣。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名。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功名二字。得此闡發。與世俗所云有義利之分。真是同床各夢。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

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并自己立心制行之道。均由此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與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事。輒問

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

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為薄待天下之人。不祖問者如此立論。緣本人亦

無不如此設想也。可嘆可嘆。

人君以天地之心為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一之

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為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為事。天下無不

一之事矣。語雖濶畧。義蘊該括。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

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事本於實念。愚嘗自返。深用疚心。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

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可見地位高一層。則責任更重。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

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以澆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

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

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

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形容盡致。推勘入微。明此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得罪於赤子。寧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樞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否。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是貽誦讀羞。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間耳。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以上皆庸言。

于清端親民官自省六戒

公名成龍。字北溪。山西永寧人。官兵部尚書。

宏謀按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而循良爭勸。不肖者望風引去。後世科條日繁。吏道益雜。終日簿書勞擾。而擾民則有餘。惠民則不足。皆由名與實不相應也。于公六戒。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其詞曲而暢。其意婉而切。視漢世六條。尤為簡要矣。篇首提出天理人心四字。為牧民者痛下針砭。噫。官無良心。無天理。民有不愛其殃者哉。官如存良心。循天理。民有不蒙其澤者哉。願諸君子以此四字。懸之心目之間也。

朝廷設官分職。皆為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

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湯，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發乎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于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于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撻拾，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于囹圄福地，昔言已久，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未嘗于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

從政遺規 卷四
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天馬報。人受人材。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微行。刑付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况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

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任意苛斂。種種誅求。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尙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可不戒。

一日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孽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後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蔡文勤公書牘

公名世遠。號梁村。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

宏謀按。梁村先生未嘗一日爲外吏。而致書於人。及爲人作序。自督撫以至郡縣。勤勤懇懇。無一語不動中窾。要良由平昔考古按今。體認真切。所謂原本經術。有體

有用者也。其言治也。大概以教化爲先。凡俗吏之所視爲迂濶者。獨言之親切而有味焉。居官者苟能力行推廣。則趨向旣端。措施自遠。風俗人心。庶幾有益乎。

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爲憂樂。及其擁旌旄。節鉞。開府於外。清操勵世。正己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胥蠹役。豪猾之病民者。察旣周。勸懲並用。張弛悉宜。又汲汲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爲己憂。擇學問優長。才品良逸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修己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爲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

昔朱子知南康軍。史稱其懇惻愛民如子。興利除害。惟恐不及。

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
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誨誘不倦。風教大行。
夫朱子南康之政。何利不興。何害不除。而尤必醇諄。以興學爲
事者。蓋以學術之明。倫理之修。下關風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
於一方。一時遠者功及於天下。後世自朱子興鹿洞。以後。朱季
以及有明。氣節儒林。推江右獨盛。嗚呼。其所留貽者遠矣。
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曩者秋深不雨。執事已
饑。在念遣官往視民田。未祈禱而甘霖已沛矣。誠所感也。况興
教勸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之。居
高而呼。其效自速。吾聞之明珠之光。固不在積。而美楨可爲珠
重。良工之勤。不必在肆。而居肆實爲工用。今萃九府一州之士。

多其書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與長善而救失。雖未
必悉底於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漢之董仲舒。賈誼。
已足爲漢重矣。唐之昌黎陸贄。已足爲唐重矣。宋之韓范歐陽。
已足爲宋重矣。今世之士。所謂仲舒賈誼。昌黎陸贄。韓范歐陽
者。豈無其人。無亦鬱而不宣。隱而不見。抑亦陶而未成歟。以上與滿中丞書
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
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概。有傲懼之心。無公清之
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耻矣。
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
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傲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
號爲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

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為能兼也。不自以為能兼者。正吾所謂傲懼之心也。傲懼之心非畏憚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情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矣。與陳滄州書。

蠹役與健訟之徒。最為民害。蠹役腹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驕橫已極。凌紳士如草芥。竊謂此輩擇其甚者置之。法風聲已動於九閩矣。健訟者指無為有。飾毫末之事以為滔天。上官不知輒為聽理。小民身家蕩散無餘。是二者一省之內。碁置星羅。摘其尤者。寧確無監。寧重無輕。懲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務。

也。近又聞執事數至書院與諸生論學。碑陰所載租稅各按籍詳給。夫今天下之以此為迂也久矣。曰此何關於政事。不知學術明教化興。則人才盛。下以成其風俗。上以資於廟朝。政事之大。孰過於此。與李瀛洲書。

江蘇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廉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觀。黜浮侈以從儉。如是而吏民不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為上。是故田叔之燒獄辭。至今稱之。龔遂治渤海。但令持田器者即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為伸耶。伏望不株連而速結。

仁心之所及者弘矣。

江蘇爲五方商人聚處之地。稽查亦不必過於嚴瑣。邇來聞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慎。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子作事。不令人諫。而令人服。不肯姑息苟且。以徇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息幾微之不周。故世遠謂米禁及船隻之事。更當持之以寬。德莫大焉。以上與張儀封書。

范華陽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其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已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民安。然後大興政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

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也。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

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爲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強而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己之心。行不容己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爲。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爲無與於事功。陋矣。

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已廉靜。而屬員好貪。或限於耳目之所不周。

或因循牽制而不能決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上以與楊賓實書

整齊風俗振起人才端在教化俗吏以此為迂大賢以為先務明公自撫閩以來察吏安民獎善懲奸之餘大振鼇峯書院定其規條躬為訓誨勗以武侯之澹泊寧靜示以文公之近裏切已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與趙仁圃書

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今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督撫或

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為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為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為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况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以上與鄭魚門書

從政遺規 卷四
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爲一時脇驅所迫。伏望嚴飭將士。并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入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臺灣五方雜處。驕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鬩聚。風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閣下其亦聞之熟矣。今茲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興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內地

遺親之民。不許有司擅給過臺執照。恐長其助亂之心。新墾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編糧。恐擾其樂生之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教養更周。南北寬濶。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爲

聖天子固海外之苞桑。爲我閩造無疆之厚福。惟此時可行。亦惟閣下能行之。安集之後。常懷念亂之心。是區區之殷恤也。以

與滿制府書

辱書知賢友。刻苦勵志。上下咸有聲稱。雖曰苦節不可貞。然歷觀古今名人志士。未有舍澹泊寧靜。而可以致遠者。况賢友甫成進士。卽膺太守。

新命。倍加惕勉。亦所以去咎戾嚴始志之一端也。太守之職。雖不若州縣親民。朝行而夕及。然所治者廣。大都以察屬安民爲

從政遺規

卷四 書牘

三

明臺堂

最要屬令有貪憚苛刻者則劾之有庸昏惕忤者則劾之所屬
 有蠢昏悍役訟棍及大奸慝則鋤而去之至於事故錯悞則原
 之有心實無他而才能可用者則愛惜保護之非徒為愛才起
 見實為百姓植福也為政一年民信之候益加早作夜思以一
 團精意與萬物相終始嘉績所孚寧有既乎古之化民成俗者
 必以教化為急務每觀自昔名賢所蒞流風猶堪數世賢友學
 有本原者也興德教明禮法擇秀者於學數親至與之講論自
 紳士以至里民有敦門內行者或禮請以明敬或表宅以示優
 人材輩出風俗醇厚恒必由之此皆俗吏所指為迂遠濶疎者
 然所望於賢友正在此而不在彼也答王槐
 青書
 親民之官以廉為基以仁為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

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為之課農桑訓
 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
 也為之教孝弟敦睦媿懲誣點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
 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
 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
 傳舍因為利藪者本心既失殃及其身者也循吏
 傳序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誠以事天
 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何謂信於天以信於民者
 卜之何謂信於民以誠於治民者卜之誠之道貴豫忠於民即
 所以信於神也蠶雨
 詩序
 治不可急氣不可勝健而能巽人乃大和

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人情風土制爲簡易之禮以通之
禮行化洽俗以永淳

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
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
而因循媿媿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則踣
踏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也。

夫明之過爲矜氣爲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爲易之乾惕。書之抑
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以上送李中丞序

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興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
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誨諭之。又如詳焉。則
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爲案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

使投畢。躬自稱平之。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
則恐而不欺。輸者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
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山村里園。言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
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以榮之。而教道興矣。
夫吾仍以爲諸生者。爲縣令。未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常思父
母斯民之義。未有不興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
誠。不以術。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多入爲三公。名儒常始
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命之寄。實爲一生發跡之始。有
暇卽當讀書。非尋章摘句之謂。謂非讀書無以明於修己治人
之道。而振勵其志氣也。送黃張

親民之官。可以爲所得爲。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可以爲

所欲爲。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與其難。而可以
爲所可爲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以訪蠹。可以興學。完璞勉
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成。專已者不虛。干譽者不正。苟
安者庸。助長者蹶。毋狗已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在。何所不可爲。
吾子期之。我將逃聽風聲焉。送王完璞
揚州東南繁華。一大都會。五方雜處。富商大賈。輻輳逐利之區。
民未之儉。示之以樸。民未崇厚。示之以睦。民未知禮。示之以冠
婚喪祭。燕飲服用之。各有限制。察所屬之貪刻。忤愾者。而懲創
之。躬率之以介潔。待之以誠。示之以不假易。有悉心力爲民者。
不因小情而去之。爲之擔荷。而顧惜之。奸胥豪猾。不使撓吾法。
伺吾懈隙。而生其忤悍之心。薦紳士子。憚吾之剛方峻肅。而樂

吾之子諒易直振勵而培育之。送張又渠

士君子束髮受書。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於上司供億。

或苦於酬應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動云見諒。雖

有小善。寧足贖耶。月湖書院記

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友之

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

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何心也。卽元善之長。資始統天

之心也。張子西銘。備言此理。親切而著明。龜山楊氏。猶疑其涉

其兼愛。程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

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秦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

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

熊勉齋寶善堂居官格言

先生名弘備淮安人

宏謀按勉菴著寶善堂格言謂一人可以日行萬善者莫捷於居官故於居官格言獨詳觀其所云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二語洞見致治之大原可藥俗吏之銅弊其餘言刑言政大率不外此意居官者果能事事留心處處推廣於以日行萬善不難矣

當官者以理事為職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為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修業功夫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

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已之忿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洩吾一時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江湖溺人渡船為甚居官能申五禁亦方便之大者一曰不可人多二曰船不可太小三曰大風不可行四曰黑夜不可行五曰昏霧不可行

人當貧賤時為善善有限為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為善善無量為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懼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不可不早為發落而命其淹久也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
慊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嫉亦非仁也
平易便民為政之本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
知足思後則知儉

無根之訟須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不與
分別愈見事多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同罪釋一大憨與縱虎傷人者均惡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顏光衷曰居官者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營官還債餽遺薦
拔非此不行積久日滋性情已為芬羶所中且人心何厭至百

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甚則權熱薰赫財帛充棟而猶
未足也大都為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卯康子弟而減門多少
清白窮漢而發蹟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窵債與子孫
償非所云福也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却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人
之意居官無所利濟更非朝廷所
以設官士民所以戴官之意

善政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善移易
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矯其所難居官以化導為
事更宜知此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為政者當以扶綱常重名
分重道義為第一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已之喜怒官雖至卑不可以已
從汝貴見

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當官職業。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未能盡。又恐取責於上多。苟合含糊。欺謾將去。庸臣不忠。每蹈此弊。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間。

縱不能留好事。決不當再留不好事也。

救危以刑獄逼迫為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劫運。即係定數。

而刑獄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寬刻間也。常念及此。

自不肯隨意輕重。任性寬刻矣。

葉南巖為蒲州刺史。有羣鬪者。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有刀

瘡藥。自入內擣藥傅之。令扛至幕解中。委幕官善視。勿令傷風。

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警家於獄。而釋其餘。人問故。公

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一人償命。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千証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闕毆

罪耳。人情欲獄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

也。看得民命極重。多方保全。不專以問抵了事。故肯如此體貼。非姑息也。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苦莫贖。眉公言熟

審寒審。只在當事者。一動念。一動口。一舉筆間。便造無量大福。

凡為科第中人。職任朝廷耳目。須詳訪民害。為生靈請命。則一

舉筆間。可種永遠福田。

或曰。居官矢志作好事。而格於長吏奈何。愚曰。勿慮也。但慮矢

志未堅耳。立志不差。惟有積誠動之。潔身俟之。且安知不作好

事。其禍不更有甚焉者乎。

士大夫利人濟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為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為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在在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為化諭。或禁火葬。或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造訪。或禁鑿山占河等。及種種殘虐侈費事。人未有不厚報之者。

為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

當官。文書簿籍。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一有叢集。不惟悞厥事。機吏書且得乘其忙雜而朦之矣。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

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忝。所見甚大。

故能如此。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范文正公為第一。

請獨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事。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策。輿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非違

心則背理。辜負朝廷。貽害民物。豈不可羞。豈不可懼。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爲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當爲地擇官。若徒以地苦其人。而會不顧其人之苦其地也。

居官行法。不能一概去殺。獨不曰留意開釋。嘗存生意乎。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賄託勿殺。四在爲人脇從勿殺。五在已經降順勿殺。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適以啟下人之翫。

士君子居家。各以明理見性爲修身保世之本。士君子出仕。各以扶綱整俗爲獲上信友之本。

忠君憂國。守之以慎。濟物澤民。守之以謙。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怒而後能公。不易之理。人自不察耳。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功名。六嗔人有炎涼。

豕當作豕

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瘴豕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罪。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馬上飛帛。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繫一人矣。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省刑薄斂。王者治世之大端也。然聖賢以此教人。非欲去其禁。民爲非之刑。乃欲去其驅民爲非之刑耳。非欲免其富國之賦。乃欲免其敝國之賦耳。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聳警然。豈不驟貴。躡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幾多。去肉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寧不疼。他疼。我又何忍。若是情真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於我寧無損福。

刑罰當寬處。卽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凌轢人。爲尤難。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世蓋有悅下吏附己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憚成案之更慮始効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寧負我百姓耳吁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夫刑罰之設原非得己有可生之路而不為之急曰是亦殺也居官黜獄豈可拘守前案奉承上司而見死不救哉。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蔭子孫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父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守官者雖古墨清玩勿宜偏愛恐小人乘間而入也。

高牙大纛不足為榮桓圭衮裳不足為貴惟德被生靈功施社

稷為貴為榮。

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不嗔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

一時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

居官之法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王朗川言行彙纂湖廣湘陰人

宏謀按古人言行皆抒其心之所獨見未嘗以此揣合後人而千載以下之人心無不吻合利弊無不切中者無他古今止此情理耳朗川所纂嘉言善行殊多已見於宋賢事彙及他編者皆不錄大約皆隨時採集不復次第惟取其合乎情理足以為法示戒而已。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禿確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間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句句耐人尋味可當座右箴銘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詔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悞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依違亦最害事

針芒刺手荆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

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賤民之財

居官者不可不常念此四語也

簡屍即今獲檢也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

吾輩不可不知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也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何所生釁故往往挾權術以怨誣官長遇事風生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僻陋愚民目不識文告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清黃望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

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置身于外則無所顧

思設身其中則平易近人。二語各極其妙。

責人之非。不如行己之是。揚己之是。不如克己之非。凡不可與

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凡不可與士民道者。皆居官所不可為也。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

敏。恕其疎。取人之辨。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

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人只一念貪私。便消剛為柔。塞知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

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

凡人到富貴。不獨天道忌盈。即一身受享太過。亦減子孫福澤。

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敗即塗地矣。

女子陰性。故嫉妬。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

同女子之行。豈不可耻。指點親切。堪發猛省。

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

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輒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

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清而不理民事。清而不合人情。清而不防流弊。皆輒政也。

張南軒曰。為政須要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

豈非好事。在在只這裏錯。須如明鏡。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

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在而非醜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卽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容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須散作十分春。王玉池令金鄉。揭一聯于堂曰。眼前百姓卽兒孫。莫謂百姓可欺。

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稱父母。漫說一官易做。還盡些父母恩情。意與梅溪西山同。

羅適爲江都令。凡便民事。悉爲區畫。荒旱則設法引水。水患則築堤捍禦之。又使民多種桑麻。訟速決。不事淹留。黎明視事。昏夜乃止。或譏其太勞。曰。與其委成於吏。使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委任其勞。俾百姓無不平之怨。不數月。政化大行。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尙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安。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常遣勇

論意曰。所爭者國事。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關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心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日。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或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子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

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

涉世則近于周旋世故。用世則期于利濟。民物心有公私廣狹之分。故所成就亦易。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灶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西魏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塚。經雨輒毀。孝寬當埃處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獨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物。人免渴死。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
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
死貧民急饋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
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
糴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
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
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濫准
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胡霆柱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柱
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

政化大行。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婿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
金聽別擇婿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婿立家汝女得所矣

石瀆子曰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財之於人也猶賦
之於物一汗而不可滌者也况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
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
體也而民以之剝膚也我以之充橐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
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交
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
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蹶盤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
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驗

一本矣下
有令即日
成婚五字

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一人之逸。十百人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逸也。我之欲寢也。曰。得毋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毋有跛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毋緣以為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毋有苦於狴犴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痲憂之痒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言清慎勤。惟此最為切至。閱之而不動心者。非人也。

朱子社倉記曰。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

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倉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愚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愚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以來。劉侯與愚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稔。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

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仰僥倖。廣貯蓄。卽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於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爲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

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坪。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相間以示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成。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鑿。遞相

從政遺規 卷四
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得已然後發之則已
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
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
其所為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
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
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
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
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無力之獨能哉惟後之
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
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
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

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社倉利弊該括無遺。

陳芳生曰按社倉之制專以賑貸凡官貸者必多侵冒民貸官
者必假追呼民求民貸必出倍息惟此三害俱無雖非凶年亦
可借作種食年年出納久之所積自豐總係各社自為預備之
道雖所積已豐亦不必停其出息其無故不肯還者官為追足
後雖遇荒不准再借為生民計久遠難容姑息耳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
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父老二語可謂當頭

一棒
矣
范忠宣尹洛多惠政後為執政其子道經河南少憇村店有翁
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乃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

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三，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褻褻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為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為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鬪者。全人名節，與人自新功德無量，以此為報應也可。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語之曰：謹毋以傑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皆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三兩句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今之人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數語面譽之，即張大自銜，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士大夫得失之念重，故偶聞龍辱，便生憂喜，不暇計其事之果否矣。

杜正獻公曰：作官第一在清，然口中不可出一清字。恐同列貪得者多，暗口讒言適足取禍耳。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

如萬斛餘。怒時便害生，出枝節更害。

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清恐人知，非矯也。此中有無限經濟。

妙用。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餽入。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郎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薝菘線香，宦游者每取以餽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

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磨菽與線香，本資民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乎！土有土產，民之災也。地有土產，自是民生之利。人不可以為利，而以為災。皆司土者漫無體恤之故。

居官不可作愛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眾人，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乃不念造福之理，事事為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豔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為自己享福計，且為子孫享福計。良田欲得萬畝，大廈欲構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噫！誤矣！天生爾為造福之人，今反為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也。造福享福二念，居官者人鬼關頭。居官以清廉為最。今人以廉吏不可為，而藉口於清官害子孫

之說，謂官清則子孫不免有清貧之苦也。豈真有所貽害子孫乎。或曰：清官必執，安得無害。是尤不解清與執二字之義矣。清者，廉潔不妄取之謂也。執者，執拗之謂也。二者原無相因之義。如謂清者必執，執者必清，則是貪者必通，而通者必貪矣。夫執者，其性偏，又或為學術所誤，凡事皆存先人之見，不肯虛心細思，又不肯與人相議，并不肯下問於人，不獨清執也，即貪亦執。是天下原自有執之人，而非清為之禍明矣。安得謂清者必執乎。

錢明逸久在翰林，出為泰州牧，常怏怏不視事。魏公聞之，歎曰：意雖不悵，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耶。惟嫌官卑職小，絕不念現

乎。抑人負官乎。開此可以省矣。

從政遺夫

言行彙集

七

月言堂

從政遺規卷之四終

從政遺規卷之四終

五種遺規跋

天保辛卯秋。偶得清人陳宏
謀所輯五種遺規讀之。以為
好書可傳者。作誦諸林祭酒。
祭酒云。是人家座右珠也。會

太田子龍自東來。因暇豫時。與尾崎孝德校對。訂字句。加譯訓。今茲孟秋七夕卒業。遂命剗廁。子龍力蓋居多焉。予特嘉。五種書實為人之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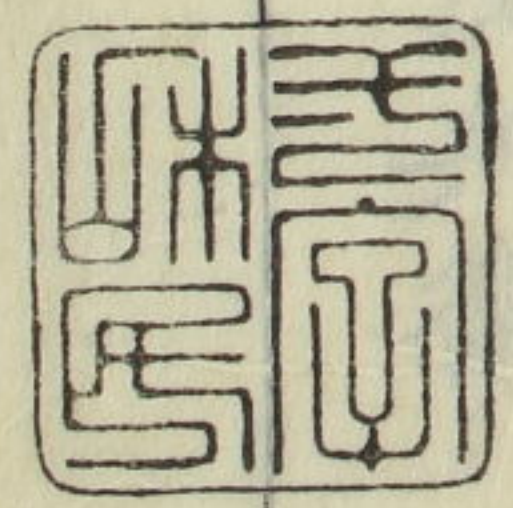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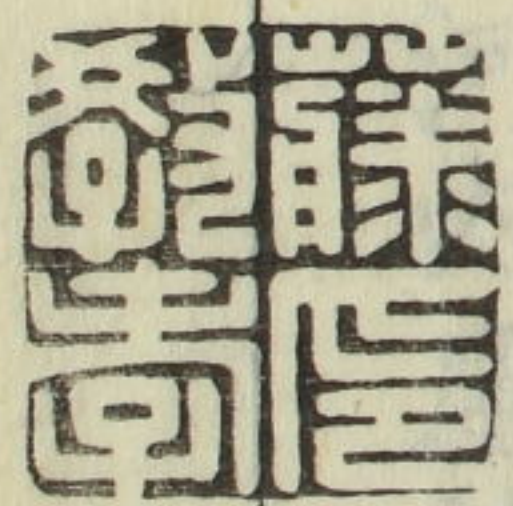
廣敷與衆同之。其裨益弗鮮矣。夫人自志學。舞象及成立之際。苟能目視耳聽。謹以審存。養省察。精以熟。用力積久。有得於已。則其德之進業之

脩前賢之域。可以庶幾。要不
出於此編。及閨門訓俗。亦取
規於此。則此書之可傳也。固
矣。且欲俾予家兒孫習讀。知
乃公攸好德而勉焉。亦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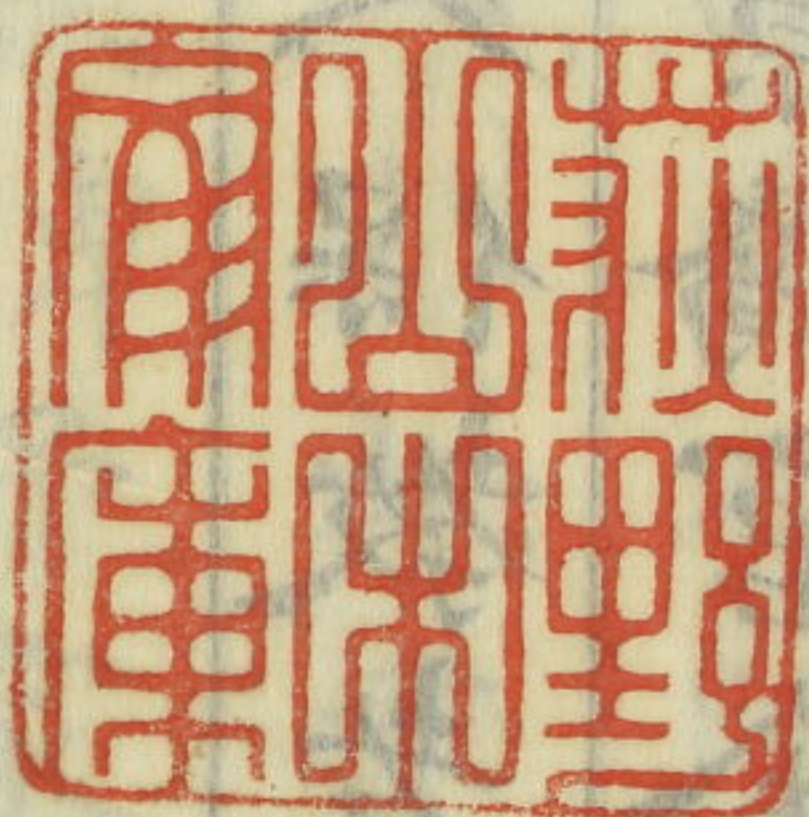
意。是重梓之。所以不可以已
也。

丈人保教孝書于大陂鎮

城京橋官舍



備前賢之誠可
 出知言林
 規之
 此止
 意及重難之
 孫習
 大
 圖
 圖



天保四季癸巳正月發兌

製本所

發行書林

大塚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通博勞町

河内屋茂兵衛

